

没有隔墙的大房间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7-04-12 05:11

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样的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面听着汽车呼啸而过。狗吠深巷中，树顶开着一朵朵白梨花。去到一个地方，常常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日常的状态没有解除，突如其来的大量时间令人惊诧。更何况本来自己的常态便是在无所谓中习得的。始终把自己陷在一堆哲学扣问中无法自拔。

现在我的朋友正在享受格鲁吉亚硫磺浴，我呢，由于生理原因困在住的地方。这是一个顶楼，极其简单的两层水泥楼，外部毫无修饰，仅是干巴巴的水泥的狰狞面孔，打开门却是别有洞天。宽敞的大间（用步数估计了下，大概36平方米），木制地板，淡淡木色的木制桌椅，一套古朴自然的餐桌，小厨房区域洗碗池前面开着个小窗，晚上很热闹，早点的时候有小孩子的叫声，附近居民在散步。另一面全是窗户，打开小侧门是个长长的阳台，可以看到山那边电视塔的摩天轮。我就坐在房间靠门一侧，静静听着各种声音，无所想。

刚刚喝过点红酒，昏热只想睡觉。但是想想，也就是这个时候可以和自己认真独处了。在地铁里的时候，也和土耳其一样，时常觉得人生十分奇妙。前面的格鲁吉亚女孩脸上有抹高原红，她的妈妈拉着她的手，十分平常的跟她说话。较之我们的东方面孔，她们的轮廓更深些，眉毛的弧线一直延伸到眼角后面，鼻子也要高些。然而穿着的衣服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。在格鲁吉亚的超市，巧克力，矿泉水，面包，牛奶饼干的种类和莫斯科任何一家小超市无异。然而，在这里遇到俄罗斯人总能一眼认出来，肤色模样都大有不同。那么，这个世界上，某种纬度上来说，生活着很多很多个和你我一样的人。

无论在路上还是平时，我们也总是遇到有共同之处的人。毕竟只有共同之处，才会开启话题，或者有了原因结识。我们认识的朋友，要不就是喜欢中国文化，要不就是正在学习汉语的人。

对于这样子，没有隔间，吃饭，睡觉，看电视的空间相互连通，放进了大把阳光的屋子，总是怀有好奇。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房子度过的。只有卧室被隔在了角落，客厅被延伸，拉长，看书写字的地方只是部分隔断在楼梯口，整个大大的屋顶，沙发和电视。有阳光的时候，一整个屋子的阳光，下雨的时候，整个屋顶的瓦砾都在跳舞。

木制楼梯那边，客厅最外的一角，上来一个人都可以听着声音，数着步数，一下子就看到了。弟弟的脚力大，每次都觉得楼梯要被踢出洞来。爸爸爬楼梯的时候，声音低沉，稳稳妥妥地。爷爷奶奶的声音小到要听不到，微弱地，小心翼翼地，过了很久一会才会看到苍苍白头。

晴天和下雨，呆在这个大大的客厅里面总是很开心。我总是躲在沙发后面看书，享受小小的独立空间。下雨了要跑着关窗，是那种最简单的，只有两根杆子在中间，一块玻璃啪的一声就可以关上的那种。跑一圈按住一面窗，跑进来的雨水顺着窗流出去。外面夏季大暴雨，打雷，天色像人生气一样黑黑的，呆子屋子里面更开心了。一整屋子的雨声。

“珍珠”台风的时候，爸说这个房子可能会倒。我感受到一种认真而又令人兴奋的力量在心里折腾。我整理了一个小包裹，准备半夜抱着它跑，就像历险记里面的一样。后来半夜被爸妈送出去避台风，回来的时候，四面砖墙，一个瓦砾屋顶，木板出一个二层楼的屋子越来越脆弱了。

几年后我们搬出去的时候，欢欣鼓舞。

只是，我还是喜欢这样子的大房间，这样才能盛住满满的阳光和雨声。